

# A Darshan in Vimalakirti Sutra, 28-29 Ap...

来源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AjOuWMCKYLU>

讲师：

嗯，我们继续。

理想情况下，也就是按照传统，我们在开始聆听、冥想、思考，或进行任何精神修行活动时，应当伴以恰当的行为和正确的动机。为此，我们通常会进行一些仪式，例如皈依三宝、作供养的姿态——因为佛法实在珍贵——以及祈请教法得以持续传承。但这次我们省略了许多这些步骤，原因有几个。首先，我对将此次活动归类为正式开示并没有太大信心，它更像是一场对话。所以我不确定它是否值得被视为一次正式的教授。

然而，由于我们所探讨的内容非常深刻，我想提醒所有听众：不仅要来听，还要带着正确的动机而来——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，因为意图和动机始终是关键。如果你出于好奇心研读这些经文，会对你内在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；如果你为了增进佛法知识而研读，也会有相应的结果。希望你带着寻求真理的动机来聆听——这样你不仅能从自身的种种迷惑中解脱出来，还能以某种方式帮助他人解脱。以此为动机认真聆听，教义肯定会产生不同的效果，会留下某种真实的影响。

所以，对于追随佛陀的人，请务必保持正确的态度和动机——这不仅适用于听法者，也适用于讲法者，比如我自己。我们都需要以正确的态度和动机来做这件事。

简而言之，对于初学者，什么是正确的动机？简单来说，你需要得出某种基于信念的结论：无论世俗生活看起来多么井然有序、充满吸引力、幸福美满或有利可图，最终你必须承认——世俗生命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破损。我们与生俱来的伤痕，从出生起便开始显现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深信，无论如何努力，都无法真正修复这具尘世的躯体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，它能激发正确的动机。

其次，正如某些传统一再指出的那样，追求解脱不应局限于解脱自身，或许也包括自己的朋友和家人。真正的修行者必须怀着解脱一切众生的愿望。

接着，你必须培养一种非常重要的态度，那就是广大无边的态度。你必须对自己所处的境界保持警觉，不断提醒自己：我们都是井底之蛙，从未离开过这口井。你或许认为井水如海洋般广阔，但你始终是那只受困的青蛙。所以，要培养一种怀疑精神——我相信你们都有，我们都有，这很重要。要对自己的感知、决定和局限保持怀疑，尤其是如果你已经拥有博士、硕士学位或类似成就——因为单凭逻辑和理性，恰恰是通往“完美白痴”的捷径。[笑声]

所以，要永远渴望广大，思考广大，看见广大。我们常用“无限”这样的词，困惑是人人都欢迎的。“无限”含义深远，我们总是用这些词，它们本身意义不大——但作为一个初学者，请试着真正去理解“无限”的含义，即使你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。不要只是坐在床上，要真正去思考，这绝对重要。

正因如此，许多大乘和密乘的戒律、修行与仪轨，我们总是会进行一些前行练习，其中之一叫做……这种心量难以估量，这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态度，而是非常重要的。

粗略地说：追求觉悟、追求个人解脱，绝不应带有"有一天终会结束"的想法。作为菩萨，你不应追求终结，你应追求的是无尽。如果你必须专注于什么，那就是无尽，而不是"完成任务"。你应该拥有无尽的任务，某种意义上的无尽。这在我们这里演变为"宏大的愿景"——宏大的愿景，宏大的态度，宏大的眼界，这非常重要。

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听腻了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些话。我告诉你们，朋友们，我就是会一遍又一遍地说。就像美国的先辈们在规划纽约市时，他们有一个宏大的愿景——他们为这座城市做了长达一百多年，也许一百五十年的规划，规划了中央公园。我确信当时有一些短视的人会说："为什么我们要浪费这么多成片的土地？"但如今看来，这个决定是何等明智。你已经很渺小了，但你所需要的，正是一幅宏大的图景——一幅真正宏大的图景。即使这意味着你要跋山涉水前往遥远之地，即使这意味着你要等待一生，只为和某人交谈十分钟——哪怕只是十分钟，哪怕那是一次奇特、甚至并不愉快的谈话——你也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去做这件事。

我最近一直在修习一种来自传统的法门，最后我们会做祈祷，而在祈祷将近结束时……[掌声]

我向你们讲过一个例子，说到祈愿的心量，男性的愿望或者女性的愿望，都可以在内心深处找到。大乘佛教，特别是这些祈祷，不是来自井底，而是来自大海。我不太擅长这类事情，但无论如何，这就是准备工作。

现在我们来看文本。

这是一部关于疾病的经典——你知道疾病、病痛吗？我们的主角，记住，他身上的一切都围绕着他的疾病展开，每个人都需要前来问候他："你好吗？"，一切都与此有关。记住，这很重要。

顺便说一句，这是一部大乘佛教的经典，许多大乘经典都有这样的结构。在英语中，它被译为"游戏示现"，我认为这是个很美的标题——玩弄示现，神变游戏。

你知道《方广大庄严经》(Lalitavistara)是什么吗？那是佛陀的传记。所以从标题我们就知道，它有点像……如果粗略地说，这个标题几乎是在说：这不是真实发生的，只是一场游戏、一场示现，但它又是一场完整的示现。尽管如此，它终究只是游戏，并非实有发生。顺便一提，这是佛陀传记的标题——佛陀如此称呼自己的传记，多么令人着迷！这里面充满了"游戏"的意涵。我没有做一些应有的前行手势，因为我懒，昨晚没能提前读完，今天也没能充分准备，这都是我的疏失。

嗯，《权力的游戏》第一季我也漏看了很多集……你知道，这确实很难翻译。但我想我昨天有提到过，记得吗？我们把"疑"放在前面讨论了。记得我说过，即使是怀疑也是佛陀的加持——这就是为什么他会产生怀疑。这表明还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在运作。

所以我的意思是，实际上有一个强大的引擎——一个中枢引擎——在背后进行所有的遥控操作。换句话说，不要以为聚集在那里的人——阿难、舍利弗——他们中有些人很“笨”，好像不懂这些。你明白我的意思。

这里发生的对话和事件，是在试图描绘、试图教导我们、试图表达一些难以言喻的东西——就像我昨天跟阿杰解释的那样：你怎么解释“什么都没发生，一切又都发生了”，两者同时成立？你怎么解释看似对立的两件事同时发生？不仅如此——它们甚至不是“同时”发生，而是本为一体。这就是大乘道的核心所在。

我总是告诉我的印度朋友，这是印度人的礼物，真正属于印度的礼物——非二元性。几个世纪以来，人们运用语言、隐喻、比喻、短语、诗歌、故事、绘画，来表达这种非二元性，从前从未有人以这种方式讲过，比如象头神（Ganesha）乘骑一只老鼠——最大的神灵骑着最小的动物——诸如此类，都是在试图向我们解释那些无法用肉眼直接理解的事物。所以你必须真正习惯这种文化表达方式。

好，再来一两个人物介绍。这位是商人的儿子——如果你知道的话，他的梵文名字的含义有点像“男性欲望之光”。当然，他再次拒绝了。因为他是富翁的儿子，非常、非常富有。一些经典描述了富人如何以黄金遍覆恩师全身以示供养。总之，这位须达多（Sudatta）……我认为即使在今天，印度很多地方仍然保留着这种传统——富裕家庭按年或按月向穷人布施，母亲们甚至会捐出自己的财产。他就是这么做的，他向许多人广施财物。

然后，在那个时候，有人或许会批评他：“你这样做并非真正的慷慨，有什么意义？应该给予真理，给予真理才是布施的真义。应该给予慈悲、喜悦与平静。”

然而，他受到了那些善根成熟的弟子们的启发。见面之后，他说了一番话，而这正是我要表达的重点：他拿出自己所有的私人珍宝，将这些饰物全部献给了维摩诘——人中之首。他说：“我该拿这些做什么？”维摩诘拒绝接受。

但后来，他说：“那就随你所愿，这一切我都给你了。”于是，他将这些供品一分为二——一半献给诸佛，另一半献给一个被所有人厌恶的乞丐。他以等量的供养分别供奉诸佛和这个乞丐，并由此展开了一段关于功德之道的长篇开示。这是我们谈到积累功德时另一个重要的教义——我们常常想到通过供养诸佛来积累功德，但在这里强调：众生同样重要，这就是功德之道。

好了，总之这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事。那是佛陀问到的倒数第二位。佛陀问到了文殊师利，他实在太了不起了，佛陀列举了一长串赞叹，其中也包括对各种众生的赞美。例如，维摩诘非常聪明，非常特别。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其他菩萨身上。其中有一点令人叹为观止：他实际上知道另一个生命是如何运用感官去观察、聆听、品尝事物的——他真正知道那个有情众生是如何体验那个对象的。这实在了不起。你知道，你只能看着别人吃通心粉咖喱……

他们实际上能够分辨出来——这几乎就像是在借用他人的感官，直接感知对象，而无需经由自身经验

作为参照。这只是其中一段赞颂。总之，他非常聪明，非常了不起。但是……带着佛陀的祝福，“我就要去了”——大家顿时兴奋极了。[笑声]

“我们都去看看这个人吧，这肯定非同凡响！”每个人都想跟着去，于是旅程就这样开始了。

你知道，据说维摩诘已经无事了——他要去迎接大家。他心想：好吧，我得把房子清空。于是他让所有东西都消失了，尤其是床铺。[笑声]

这一点非常重要——要记住，唯一留下来的床，是湿婆神自己躺着的那张。据说没有侍从，没有保镖，没有任何人，整座大宫殿里，只有一个女人躺在床上。文殊菩萨就这样带着一大群随从来了。

我得说，真的，就连我自己，也非常容易分心。我的心思根本无法集中，总是飘向各种物质的东西，干扰太多了——我忍不住要刷刷Facebook，逛逛亚马逊，你知道的。最近我一直在听《微物之神》，大概已经是第四遍了。昨晚我还看了《权力的游戏》。但即便是我——这可不是随便说说——维摩诘与文殊菩萨之间的对话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，以至于我都没能看完《权力的游戏》，因为他们的对话实在太精彩了。

他们谈的是疾病——就像医生那样问诊：「嘿，你好吗？你怎么了？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的？得了什么病？哪里不对劲？能动一动吗？能举起手吗？」大致就是这样的对话。简而言之，文殊菩萨一开始就问：「你好吗？你得了什么病？」然后他们就疾病展开了漫长的对话，探讨什么是疾病。

我只摘几个问题：「你是怎么染上这种病的？」「你为什么会生病？」「你病了多久了？」等等，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，比如「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会好起来？」——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问这一条。好吧，答案真是精彩绝伦，令人难以置信。他说：「我觉得我永远也好不了。」基本上是因为他说——只要有欲望，一切就都还在；只要有欲望，存在就存在。

让我来解释一下“存在”。广义上说，存在就是轮回。有点像……我不知道，有点像西方哲学家说的那句话——对，「我思故我在」。这里也类似。当你渴望某件你声称会得到的东西时——我不是说你的愿望会实现，也不是说你渴望的东西一定成真——但你投射了某些东西，而这种投射本身就是存在。整个轮回，基本上就是如此——某种存在，我们有时会用这个字。

所以他的答案是：只要轮回还在运转，只要众生还在其中，我就会一直感到这份“病苦”。多么惊人的话！他说，只有当所有众生都从疾病中解脱时，他才会好转。这就是那个宏大的愿景——记住，我之前说的宏大愿景，就是这个。

好，这是主体部分，非常重要。当然，他们的对话还在继续。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：你是怎么得病的？答案是一——慈悲让我生病，因为慈悲。接着又问：为什么一切都那么空？那些人都去哪了？你的东西怎么了？桌子之类的东西呢？关于这些，有很多冗长的对话。大多数问题都是：你的东西去哪了？都消失了吗？你的侍者呢？你没有护士吗？然后谈到结婚——「人们是空的」。什么是空性？空性的入口是什么？文殊菩萨认为，空性就是空性，拥有空虚感。

现在我们真的要深入细节了，要一丝不苟地解构每一个概念。维摩诘真是太聪明了，令人叹为观止。然后——辛达，你知道，这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就像一位赞助人，就像一位亲切的支持者，带着那样的头衔——他们亲切地问：空性在哪里？去哪里能找到空性？什么是空性？基本上，如果你想找到空性，你会在六十二种错见之中找到它——多么精辟的说法！这可能会让你困惑，但非常重要。这句话在密续中被反复引用。

当他被追问这六十二种错见从何而来时，答案是：它们以显现、振动、色调、动作或性质的形式出现——而不是说它们来自什么臭气熏天的地牢之类的地方。错见的根源，被追溯到了上师那里。这崇高的一问，实际上是《维摩诘经》中非常精妙的部分。他说：「你有没有帮手？你身边没有人吗？」——「所有的魔众，所有前来扰乱我的，他们都是我的随从。」

然后是关于"什么是疾病"的漫长讨论。执着于自我概念——这是疾病。接着认为"这是我的"——这也是疾病。基本上，任何有所参照的东西，只要存在参照，就是一种病症。让我来总结一下：道路、目标、苦行、一心专注的修持——所有这些令人以为"有什么东西可以提取"的想法，或者所谓的取出、删除、摆脱、净化——这本身就是一种疾病。

认为存在一个"自我"在修行慈悲、拥有慈悲，并且认为存在一个有情众生而你对他们怀有慈悲——这本身就是一种疾病。基本上，主观与客观的慈悲都是烦恼。顺便说一句，一切都是元素。任何参照物、任何动作，任何让你偏离真理的思维流——都是因素。还有一点：甚至认为他们的疾病是一种元素，甚至认为有办法治愈他们——这也是一种疾病。

在休息之前——因为这确实有些抽象，我想特别是对于新来的朋友们——我请大家提问。让我先结束这个主题。好的，我们可以在这里暂停一下。在此之前，还有一点：认为"有一种解脱"的概念，渴望解脱，因而认为有什么东西束缚着你——两者都是元素。

好，现在可以提问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因为我们还没讲完，还有几分钟。

嗯，我实际上有两个问题，感觉有点相关——一个是昨天的，另一个是受今天谈话的启发。第一个问题是：我来自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文化背景。佛教传入中国后，我们的祖先把认为实用的东西都带了进来，其他很多东西都没有接受。那么，鉴于这种文化背景，像我们昨天讨论的那样，有没有什么催化剂或捷径，能够帮助我们突破思维的局限？我们这里没有大象，我们不是在大象的陪伴下长大的，不会站在大象下面。是什么让我们真正拓展了思维？

这其实和昨天关于「铅」的问题有关。你谈到小麦的时候，我就想：好，让他们吃掉——那我怎么摆脱"肉"这件事？但归根结底，我们的动机是解脱，而一想到解脱，它就像一张唱片，就像我的家人……我以前总是这样想。

你知道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以前也觉得，对中国文化和历史了解不够多并不令人烦恼。我以前的想法是：也许正是中国人的实用主义、他们的常识，以及对常识的推崇——或许正是这种常识劫持了更

深的智慧。但我现在有点改变想法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准确表达，如果你两年后还能问我这个问题，也许我可以给出更好的答案。不好意思，这样说可能更诚实。

但最近感觉……好吧，让我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来说。我注意到——我说的不是当下，只是读了一些书、翻了一些资料之后的感觉。或许这只是我的投射。中国人，在中国文化中，做了很多“蠢事”，这非常值得赞叹。就像枯萎的落叶被赋予各种名字，不断从一棵树上飘落，却散发着喜悦的气息。我认为，这些就是某种催化剂。

如果你在说的是……我认为，当中国人停止饮茶的那一天，佛教可能会有点困难，你懂吗？不，我是认真的。我在认真说。我不知道怎么准确表达这一点，但我以前说过：做无用的事，无用——好的，当然。但就连印度，现在也非常渴望变得“有用”，这要归功于他们过去的习惯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们也不是真正有用的，因为，你知道，无用。

还有像门之类的东西，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——我认为这些都可以成为催化剂，如果你说的是这个方向的话。比如，欲望、愤怒、嫉妒、骄傲等等，然后可能是实用性。所以实用性是一个问题，是一种痛苦，是痛苦的原因，而且很难摆脱，因为它太实用了，让人不想——也不愿意多次去摆脱它。好，这很好。

嗯，我希望你没有误解关于茶的那番话——我不是不尊重它，事实上恰恰相反，我非常尊重它。我曾在某个地方读到过，我忘了在哪里了。我后来意识到，有点像这样——你知道，如果你看太多英国间谍电影，尤其是亚历克·吉尼斯主演的那些，你最终会爱上金汤力，因为他们总是在喝金汤力，于是你也想喝。所以读了那篇文章之后，即使我从来分不清哪种茶更香，我也更加欣赏茶了。

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——我认为中国的茶文化，关于茶道、茶具和仪式的这整套体系，可能受到了相当大的禅宗影响，尤其是在日本，尤其是日本茶道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像他们那样把茶杯转过来——这些都是重要的，它们可以成为催化剂，有点像我们昨天和阿吉尔讨论的那种东西。

好，关于音乐还有其他问题吗？当他提到六十二的时候——这真的打开了视野。当你谈到各种无明的时候，首先，这么说吧，我们曾经憎恶的无明——记得吗，我们昨天讨论过——它实际上正是智慧本身。记得吗？一公斤的嫉妒，就是一公斤的智慧。以此为背景。当有人问无明从何而来时，我们可以说它来自……当然，「它来自」这个说法有点误导性，但这就是我们作为蒙昧的凡人不得不使用的说话方式。所以在密宗中，他们经常这样说：我们所有的情绪，基本上都是本智的展现，是本智的光芒。

是的，这很复杂，但不像雷霆那样直白。

记得我昨天说过吗？我还提到过，莲花不会在非常干净干燥的地方生长——不是那种纤尘不染的莲花，而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从泥土中长出的莲花。因为在先前的讨论中，我们发展出了“疾病”这个概念，对疾病产生了某种厌恶，或者说某种虔诚，然后突然迎来了一个转折：疾病究竟从何而来？它实

际上来自解药本身。这就是那个转折点。这一点在《北续》和许多其他经典中也有提及。当我们谈到解药时，佛教中最究竟的解决方案，就是你自己本已拥有的那个解药——你甚至不需要去寻找它。

好的，有问题的请……谢谢您的教导。我只是想接着刚才的问题继续请教。身为中国人，正如您所说，我们现在都在努力务实，恐怕不得不继续这样下去。所以我的问题是……恐怕这是无法避免的，您能给我们一些实用的建议吗？

"不情愿的实用主义者"——这就是你想了解的。英国式的实用主义者，是的，我们是，我们是不情愿的实用主义者。那你就没问题了，所以请不要停止用那种精致的方式喝茶。

你还说了什么？谈到元素是病症之一，但我认为最好把病症看作一种参照，这样你就明白了。好的，是的，参照是一种病症，参照是一种元素，是的。而且它不应该是那种令你着迷、让你觉得可爱的东西——当你在思考的时候，是的。所以你现在是在和一个不可救药的病人说话。基本上，想象你是医生——我知道现在说这个有点早，但不知为何，我自己也训练过度了，所以那些电话和那些病情，目前还是让我感到困惑。